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綠牡丹 第六十回 奸臣代子娶煞星

話說鮑金花一看，祇見花碧蓮大叫道：“姐姐且莫報名，待妹子一同報名。”上馬也是一箭，連中三箭。胡賽花亦叫道：“二位姐姐莫忙報名，等妹妹來也！”花、鮑二位姑娘勒馬一邊觀看，胡賽花也是一馬三箭，俱中三箭。羅洪暗嘆道：“女子中尚有如此弓馬，不知江湖上屈沒了多少英雄！”分付將三名女子傳上廳來。三人下馬，任、駱、濮接過三人的馬。三人上廳參見主考。羅洪道：“免參。”外場三人，一般騎射，難辨優劣。演武廳旁，亦是五彩扎就一個官篷，擺設著文房四寶。當時命三人各作綠牡丹詩一首，以定次序。三人領命，遂入官篷，各做詩一首。不多一時，三人呈詩來至演武廳上繳卷。羅洪將三人之詩接過一看：章韋錦繡，句句精神。可稱為文武全才。三詩之中，胡賽花略次一分，而花、鮑難分上下。因有張天佐之托，不好更命，遂將取中之名，開列於後：第一名包金花；第二名化碧蓮；第三名胡賽花。

大人回朝奏主加封，科場已散。花、鮑等人領了三位姑娘，仍回公會。且說大人回朝啟奏武后已畢，等龍虎日發榜。這且不言。

卻說張天佐早已著人在教場打探，說今日主考所取者三位，皆是包老一起之人。張天佐大喜，打點次日娶親，一夜何曾安眠！北方同西方與南方規矩不同，娶親之日，女家多少男女送親，男家俱要設席款待。張天佐弟兄歡喜，不必言矣。又拿帖揀選朝中契厚之人前來陪親，你道所請之人是誰？開列於後：

吏部尚書王懷仁、刑部侍郎王懷義、西臺御史樂守禮、禮部兵馬司薛敖曹、國舅武三思、兵馬大元帥武寅。

薛敖曹抱病辭回；武三思叔姪因自家女兒亡過，今日至張家，恐觸目傷心，亦不肯來。不言張府打算娶親。

且說鮑自安商議送女兒。鮑老等同眾人用過飯，臨晚吃酒時，男女設席於一房內。鮑自安道：“送至京後慌忙，這幾日未做一件正事，即今教場奪魁，皆冗事耳！事成則成，敗則敗，成敗祇在明日一天。明日張家來娶親時，我們送親男人一十二位，送親女客共一十二位。小女做新人，胡賽花姑娘做陪嫁的丫鬟。胡姑娘懷中揣信炮一個，等張二聘入房來，小女得了手之時，胡姑娘點放信炮；我們听得信炮一響，一齊動手。我料他必請王、樂、薛、武一班奸賊來，王、樂、薛俱不足為念，祇是武家叔姪英名素著，須要防止他。可記著：動手時，多著人圍著他二人，要緊！要緊！他來娶不是辰時，就是巳時，我等切不可早發新人，祇推山東有此規矩：要開門錢。看他來時，即將大門關閉，向他大大的開門錢；听憑多少，祇叫他左添右添，三次四次，祇管向他添錢。到下午時候，我等再慢慢的發人。及到他家，正是日落之時，在叩天地，拜公婆，做這些事體及進房吃交杯酒等事，天就黑了，正該動手之時，我好脫逃！”向任、駱、徐三人道：“你們雖會登高，也會履險，到底未曾經過大敵，恐臨時失機，反為不美。我有一差，相煩三位。”三人齊道：“願听號令。”鮑自安道：“我們決定出東門。京城之中，比別處州縣不同，防護人甚多。我等動手，他城門不關閉便罷，若關閉了門，三位可攔阻他，我等好出城。”三人領命，深服其分派有法。算計已定，大家安睡。

次日起來，先將乾糧口袋派散，另給眾人參之外，又派些牛肉脯子，分付務要小心收好：“若有變起，那時忍餓莫怪我！”眾人答應。將到辰時，听是外邊鼓樂喧天，炮聲連連，諒是娶親的來也。鮑老道：“速關大門，我好做裏邊事。”花振芳真個將大門關上，拿了一張椅子，當門坐下。張家娶親人來至門首，見門關閉，張得、張興二人連忙趕至前來打門：“包老爹開門！”花振芳道：“打怎的！咱家山東有此規矩：凡新轎來時，將門關上，名為‘關財門’。大大與個喜錢，若少了還要加添，如此叫做‘添財’。今日行的山東禮。”張得二人道：“是舅老爹麼？”花振芳道：“不是咱家，你當誰？”張得道：“容易，容易！先卻不知，明日帶來吧！”花振芳道：“明日再來抬人。”張得見如此說，速著人去取。一人跑到相府稟告如此。張天佐道：“少了拿不出來，須要四封二百兩。”交與來人，來人跑到公會門首，交與張得。張得道：“舅老爹開門吧！”花振芳起身，將四封銀子接了，仍又關上，說道：“還要大大加添！”張得無奈，又著人回相府，又取了二百兩銀子；花振芳又接過，又將門關上，又叫加添。如此四次，添了八百兩銀子。天色下午已過，花振芳將門開放，眾人走進。張得向鮑老道：“包老爹！請新人速速妝束，莫誤良時！”鮑自安道：“自老妻去世，小女隨我成人，從未離我半步。今嫁相府，舍不得我，祇是啼哭，至今未起，我請母舅勸他。”張得道：“既新貴人離不得老爹，過門之後，老爹也在相府過活，難道侍奉不起麼？婚姻終身大事，莫要錯了吉時。”鮑老道：“什麼吉時，什麼吉時！新人到就是吉時了。”張得道：“如此說，快快為妙。”鮑老道：“是，是，是！”一催一促，日已西墜。金花內裏扎束停當，外邊罩上喜衣。鮑老自家抱他上轎時，故作難舍之狀。張得使人放炮起身，鼓樂喧天，好不熱鬧。轎子起身後，鮑老等連忙扎束，各自暗帶兵器，二十四位男女送親，先已預備二十乘轎子。女人乘坐，男人步行，一直奔張府而來；新轎到時，送親亦到。張家請了二位攬親的夫人，乃是兩王之妻。新人下轎，攬扶至天井香案桌前，同張三聘叩拜天地。外有男女陪客迎接男女送親等人，皆各分坐，女客進後。

且說新人參過天地，拜過公婆之後，攬進洞房，天已更餘之時了。回房吃過交杯酒，坐床撒帳。張三聘自初十日在公會中看見過鮑金花，回來後恨不得一時摟在懷中，延挨這五六日，真是茶思飯想，今二人坐床撒帳，那裏能按得住欲火？一見垂下帳來，溫溫存存用右手向鮑金花背後一把摟。新人素亦知張三聘弓馬純熟，頗有英名，不穩當，也不敢下手。雖然坐帳，卻暗暗觀他，眼觀帳外之人伸手從背後來摸，袖中順刀早已順出，直當他轉身之時，照右脅下使盡生平力氣一刺：張三聘“嗷”一聲，跌在床下。攬扶女客還在帳外伺候，一見張三聘跌下床來，就知是金花動手。胡姑娘懷中取出信炮，走出房來，用火點著，一聲響，前邊佳人各執兵器，一場大殺；金花將羅帳一揭，王家妯娌幾個堂客，還在那裏面，被金花一刀一個，殺出房來。大廳上陪客王、樂、張天佐弟兄，皆是文官，那裏還能支持？盡被殺死。雖有些家人，怎當得眾英雄前後狠殺一陣！將張家並陪客之人，已殺了七八十。那張家家人忙報大元帥武寅。武寅道：“京中強盜殺人，有關自己之性命！”掌號齊人。鮑老正在殺人，忽听號聲，說道：“速走！速走！武家齊人！”於是俱縱上房子，向外一看：街上早已站了無數兵馬。正是：纔將奸佞斬殺盡，又有奸黨下兵來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